

序

茶飯一年々地喫多了，年紀不能沒有長進而思想也就有点兒變化，新的變老，老的變朽這大約是一定的情形。然而又聽說臭腐也會化為神奇。腐草為螢，腐木為復育，雀入大水為蛤，却太神奇了，舉個淺近的例，還是蒲桃頻果之變成酒罷。蒲桃頻果死於果子，而湑於酒矣。這在喜喫果子的與愛喝酒的看來，恐怕意思不大相同罷，但是結局或者竟是都對。講到蒲桃頻果自身，這些都有點隔膜，他們大概還只預備與草木同腐，長恭子孫，別的都是偶爾

得之，不過既得就成為必然，所以這也可以算是運命的一條線了。

我近幾年來編了幾部小文集，其一曰談龍談虎，其二曰永日，其三則曰看雲集。甚矣，吾衰也。古人說返，雲從龍，風從虎，談々似乎有点熱鬧，到了且以永日，便簡直沈沒了。詩云，

有兔爰々，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吽。

雖然未必至於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總之是
憂憤的頽放，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却又如
何呢。有老朋友曰，病在还要看，如能作閉目
集便更好。我謝未能。據一朋友說，有人於夜
中摸得跳蚤，便拔下一根頭髮，一此髮蓋頗長
這是清朝的故事，一拴住跳蚤的頸頸，大抵八
個拴作一串，差不多同樣地距離，有這技藝總
可以寫閉目集的文章，有如洞裡鼓瑟，得心應
手，我只有羨慕而已。行百里者半九十。吾之
衰使我看雲，尚未能使我更進乎道，以髮縛蚤
目無全蚤，然則吾之衰其猶未甚耶。

我的朋友中間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這似乎使我上文的話應該有所修正。廢名君即其一。我的永日或可勉強說對了桃園，看雲對棗和橋，但莫須有先生那是我沒有。人多說莫須有先生難懂，有人未問我，我所懂未必多於別人，待去轉問著者，最好的說法都已寫在紙上，問就是不問。然而我實在很喜歡莫須有先生傳。讀莫須有先生，好像小時侯在私塾背書，背到蒹葭蒼々，忽然停頓了，無論怎么左右頻搖其身，總是不出來，這時先生的戒方夸地一聲，「白露為霜！」這一下子書就

痛快。地背出來了。蒹葭蒼々之下未必一定應該
白露為霜，但在此地却又正是非白露為霜不可
想不出，待得打出，雖然打，却知道了這相連
兩句，仿佛有機似地生成的，這乃是老學之一
得，異於蒙學之一嚇者也。莫須有先生的文章
的好處，似乎可以舊式批語評之曰，情生文，
文生情。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
朝宗於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麼漢港灣曲
總得灌注濤洄一番，有什麼巖石水草，總要披
拂撫弄一下子，總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
程的主腦，但除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這

乎？	厲風	唱于	叱者，	似圈，	大木	萬竅		借用	來，	又好像
	濟則	而隨	吸者，	似臼，	百圍	怒吟。	夫大塊	一下。	在他的	是風，
	衆竅	者唱	叫者，	似洼者，	之竅	而獨	噫氣，	其文曰，	書中有一	說到
	為虛。	喁。冷	譟者，	似污者，	穴，	不聞	其名		段話講	風我就
	而猶	風則	突者，	似耳，	似鼻，	之寥々	為風，		風講得	就不能
	不見	小和，	咬者。	似耳，	似口，	乎？山	是唯		最好，	不想
	之調	飄風	前	似耳，	似耳，	林之	無作，		樂得	起莊
	之刁	則大	者	似耳，	似耳，	畏佳，	作則			子
	者	和，		似耳，	似耳，					

莊生此言不但說風，也說盡了好文章。今夫天下之難懂有過於風者乎？而人人不以為難懂，刮大風群知其為大風，刮小風莫不知其為小風也。何也？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那些似鼻似口似耳等的竅穴本來在那里，平常非以為他們損壞了樹木，便是窩藏蝎子蜈蚣，看也沒有人看一眼，等到風一起來，他便愛惜那萬竅，不肯讓他們虛度，於是使他們同時吶喊起來，於是激者謫者叱者萃就都起來了，不管蝎子會吹了掉出來或是蜈蚣喘不過氣來。大家知道這是風聲，不

會有人疑問那似鼻者所發的怪聲是為公為私，正如水流過去使那藻帶飄蕩幾下不會有人要查究這是什么意思。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愛惜所有的意思，文字，聲音，典故，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們，他隨時隨處加以愛撫，好像是水遇見可飄蕩的水草要使他飄蕩幾下，風遇見能叫號的竅穴要使他叫號幾聲，可是他仍然若無其事地流過去吹過去，繼續他向著海以及空氣稀薄處去的行程。這樣，所以是文生情，也因為這樣所以這文生情異於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從新的散文中間變化出來的一種新格式。

這是我對於莫須有先生傳的意見，也是關於好文章的理想。我覺得也不敢不勉，但是天分所限，往往事倍功半，難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恐怕我之能寫出一兩篇閉目集文章還是有点遠哉遙々罷。

城，
豈明。

四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六日，於北平西北

序

莫須有先生傳行將正堂堂的出而問世，差不多舉國一致要我做一篇序，因為牠難懂。這個乃令我為難。大凡替人家做傳記，自然是把這個人的事蹟都說給你們聽了，若說難懂，那是因為莫須有先生這人本來難懂，所以莫須有先生傳也就難懂，然則難懂正是牠的一個妙處，讀者細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世上本來沒有便宜得好處的事情，我今日之不樂做序，正恐與諸君無益也。然而昨日得見苦雨老人替此莫須有先生傳做的序，我卻趕忙想來說牠一句，說來卻是我對於莫須有先生的微辭。我記得我興高彩烈的將此傳寫到快完時，我對於牠的興會沒有當初那麼好，那就是我對於莫須有先生漸漸失了信仰的一個確實的證據了。中間有一個時期，曾經借用庖丁解牛的話，「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算是我對於莫須有先生的嘉獎，後來乃稍有躊躇，因為我忽然成了一個算命的先生那樣有把握，不知道生時年月日，

——休想說吉凶，天下事情獨打彩票你我倒實有幾萬分之一的希望，操刀沒有到十九年就不敢說庖丁先生的話。然而這是我對於老人的一點抗議，讀者大可不管許多，莫須有先生傳實有一思索的價值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著者。

目次

第一章	姓名年齡籍貫·····	一
第二章	莫須有先生下鄉·····	八
第三章	花園巧遇·····	一九
第四章	莫須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	三三
第五章	莫須有先生看頂戴·····	四二
第六章	這一回講到三腳貓·····	五一
第七章	莫須有先生畫符·····	六二
第八章	續講上回的事情·····	七〇
第九章	白丫頭唱個歌兒·····	七五
第十章	莫須有先生今天寫日記·····	八七

第十一章	莫須有先生寫情書及其他……………	一〇三
第十二章	月亮已經上來了……………	一二
第十三章	這一章說到不可思議……………	一三一
第十四章	這一章談到一個鬍子……………	一四七
第十五章	莫須有先生傳可付丙……………	一六四

第一章 姓名年齡籍貫

莫須有先生，那麼天下並沒有這麼個人，是你憑空杜撰的？可不是嗎？我因為無聊，而且我們大家現在開辦一個駱駝草，我得做文章，我想我最好是動手寫我的莫須有先生傳了。我好久就想替我的莫須有先生詳詳細細的做一個傳。這一說把人糊塗了，果真有這個人沒有？你最好是不管許多，我說有說沒有不是一樣嗎？只要我不騙你就是了。其實騙不騙也還是我的事，不干你事。話說這位莫須有先生座落在什麼地方，曾經有一位漁翁去拜訪過他，這是我的確確知道的，所以，別人我不敢說，這位蓑衣老人，他今天看了我的文章，已經猜得出一大半了，「他要替他做傳了，」——反正你還是著急，一個「他」字，是嗎？老頭子然後就一躺，這樣休息一下，還歎了一聲氣。昨天我親眼看見他老人家這一躺，一躺就躺在他的炕上了，簡直不枕枕頭，令我不敢快活，所以我以為今天也如此。這

到底說些什麼？又是什麼「漁翁」，又是什麼「炕」，到底這個故事出在那一塊呢？這位漁翁又是誰呢？那你真是麻煩極了，你如果真要知道，那你就去索隱好了，反正我是一定拚命反對索隱這個學說的，只要你懂得道理。凡事都有個道理。

當初我以為莫須有先生原來就姓王，那一下我真是喜歡極了，比在北京大學畢業了業回來還要喜歡。因為我知道莫須有先生曾經做過一部小說，而大凡偉大的小說照例又都是作者的自傳，其實偉大不偉大又是一問題，這里且不管，這部小說是他的初出手，主人公姓王，名字叫做王道生，深惡痛絕人家逛審子，王道生只是煩悶，這個我還不怎麼留意，只是記住了罷了，但是，一天，好幾年以前的事，我因事上一個警察派出所找一位敵，外幾區署我沒有留心，總之離韓家潭不遠，無原無故的我拿一本號簿繙了看，無原無故的首先碰見「王道生」三個字，我問敵這上面的名字是幹什麼的，他說是他們「查審子」的，戒嚴期內，做嫖客都得上號簿，「你們公寓裏不也要立個簿子嗎？」是的，我為得這個簿子同警察生氣，他說我沒有職業，有好幾回幾乎沒有揮拳，然而我立刻抓

住的是這一個「王道生」了，這一定是莫須有先生無疑了，我有我的道理相信這個王道生與那個王道生完全有關係。後來聽說他有一個固定的住所，牧童遙指「三槐堂」，那這一個王字確鑿而又確鑿了。我告訴你，莫須有先生這個住所，在鄉下。誰知自從蓑衣老人下鄉探訪以後，三槐係四槐之誤，其實也不見有這麼一塊匾掛在堂上，門前四株槐樹而已，而且他是租人家一間半房子，一個院子裏還同住有主人，三槐堂就不錯也不歸莫須有先生，我乃忽然明白派出所的那個大發現完全是我無理由了，自己可笑了。

莫須有先生的年歲又是頗難說的，莫須有先生自己有的時候也捉摸不定，好比他在鄉下最喜歡騎驢子跑，那個地方趕驢的真多，都蹬在一個石頭橋上等候，都認得莫須有先生，莫須有先生拄了他的拐棍揚長而下，（是山路也，須得下坡，）天地之間一時變動，一羣牲口，都是給一根繩子拉也拉得不肯快跑，真是人類與畜生太不同意了，說時遲那時快，雞口牛後，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把莫須有先生包圍得清冷極了，一揮手，好像行一個當兵的禮，又好像地球上一個最大的政治家登臺演說，一揮手——

「我只要一匹呵。」

「騎就騎上一匹走了，聽得背後那些傢伙論長道短：

「這位老先生人不錯。」

這是一位最談諧的說，莫須有先生認得他，他常常逗莫須有先生玩。

「他姓什麼？老是看見他一個人走來走去。前些時還聽說偵緝隊跟了一個人跟了好些日子，是他不是？若說這位老先生，我看他也不錯，是一個好人。」

莫須有先生風吹得歡喜，樂得雖執鞭之士，貧而不驕，富而好禮，不禁莞爾了。編輯先生注意，這並不是莫須有先生把四書記錯了，他以爲「貧而不驕」是很難得的，記得一位隱君子的話，「文人擺窮架子，是不很知道理的，」便是這個意思。但是，一不小心，「這位老先生，」忽然回轉頭來把耳朵捉住了，幾乎沒有墜馬，「人家怎麼叫我叫老先生？」區區之心好像不忘戀愛，這一下子完全失敗了。悲夫。你錯了，莫須有先生那里想冒充年少？那是多麼自殺的事。莫須有先生驢背而傷逝了。「如果我是一位老先生，我應該是什